

## 以災民爲師

在整個救災過程中，他看到太多人性的黑暗面與光明面，看得越清楚就越痛苦，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被顛覆得太厲害，所有的折磨竟至他無法承擔的程度，而不得不求助於心理醫師。

在九二一那條翻身的土牛蹂躪過的重災區——南投縣新社鄉，一棵老榕樹下，幾個老人家閒坐開講，出現了這樣的對話：

「好久沒搖了，一甲子才搖一次，一搖就驚天動地！」

「是啊！把大家搖在一起，又像一家人了！」

「就像『人民公社』一樣，整個村莊的人都緊緊地擁抱在一起，一起過

活。」新社鄉公所民政課的一位科長這樣形容。

「只不過，土地變動造成的地籍糾紛，六十年前的還沒能決解，這一次又發生了！新仇加舊恨，真不知要如何了局！」

「啊！不要去掀它，讓時間來解決，交給下一代去處理吧！」

「嚙通講啦！反正是『善人現原形，惡人現酷形』，到時就知道了！」

一輩子經歷了兩次超級狂震的老人家們，談到地震，總是語帶調侃與智慧。

從小在新社鄉長大，現服務於台北縣三峽明德中學的徐世豐老師，看著這些生死與共，唇齒相依的老人家，心裡明白，六十四年前的新竹、台中大地震時，他們也同樣因為地震而建立起同生死、共患難的交情。九二一地震對老人家而言，可能就像演電影一樣，鮮活地在他們眼前重演一遍。

徐世豐在九二一當天，就想盡辦法兼程趕回新社老家去救援，其後又在台北號召親朋好友及服務的學校，發起認養災區學校及偏遠災區活動。憑著自己是從小在災區長大的「在地精」，及所有產業道路都爛熟於胸的優勢，他走遍了偏遠災區，深入到媒體與賑災團體到不了的地方。他看盡了災區的悲歡離合，也嘗盡了人情冷暖，幾個月歸鄉路卻完全顛覆了他從小建立的價值觀，更粉碎了他對人性的認知與信仰。

自忙完九二一地震的救災善後工作後，徐世豐已經看了許多次心理醫師，吃了半年藥，心情還是一直無法平復。此時聽著老人家時而談諧，時而自嘲，時而互相挖苦，每句話都將他近一年來在災區的親身經歷、親眼所見的事件人物，活生生地描述了出來。

### 歸鄉路，路迢迢

「怎麼回去的？說起來真是『竹竿接菜刀——落落長』。」九二一那個無情的夜晚，大地都在哭號，台北都搖成這樣，當然直覺地就會想到自己的故鄉；徐世豐馬上聽廣播，但只有埔里災情慘重的消息，其他地方都音訊全無。「完了！代誌大條了！」他跟太太這樣說了，當下就決定天一亮就要趕回新社去看。

但是，怎麼還能睡得著呢？撐不到天亮，心急如焚的徐世豐就穿著拖鞋，帶了攀岩的繩子和簡單的救難設備，便載著太太女兒一道出門了。

約七點多到了豐原，看到災難後的現場一片死寂，才知道通往新社、石崗的路都不通，改走以前塞車常走的產業道路，也封死了；徐世豐心裏知道，故鄉新社一定也凶多吉少，於是掉回頭走高速公路。妻女都很驚訝，以為他要回台北了，卻不知道他早已下定決心，即使用爬的，也要爬回去！

由高速公路繞道台三線，從卓蘭走到舊地名石岡牆的地方，正好又是斷層帶，路又走不通了，算一算，還有三十多公里。於是與太太孩子商量後，決定棄車，步行回到新社，家人也支持他的想法。

徐世豐是當地土生土長的，熟知那裏的地理環境和每一條產業道路，便帶著妻女三人東鑽西鑽，終於到了大安溪谷；卻發現橋斷了，有許多救難隊員都涉溪過去，奔騰混濁的水一直淹到胸部，在岸上看都要為他們一步一驚。衡量安危，徐世豐知道，若涉水過去，他自己可以過得去，卻絕對保不住妻女，只好再換更遠的路走。

到了東勢、豐原、卓蘭，許多路都已經柔腸寸斷，只要還能行車的地方，他們遇到車子就搭人家便車，看到摩托車就借摩托車，反正只要能往前走一步就算一步。在苦難時，人人都變成了真正的「同胞」；一路往前，只要能載他們一程的，都沒人會拒絕。就這樣一邊走，一邊攔車，等回到新社老家，已經

是第二天了。

翻山越嶺，爬山涉水，一家三口都沒人喊一聲苦。但越接近家鄉，徐世豐的心就越往下沈；許多原來青綠疊翠的美麗山巒，現在都變成山橫壁立，尖削猙獰的面貌，到處樹倒路斷，沒一處完好。心中越來越擔心家人有什麼不測，真的體會到「近鄉情怯」的心境。

費盡千辛萬苦，終於站在老家前面了。徐世豐不敢相信，此刻成堆的廢墟及殘垣斷壁，就是自己魂牽夢縈的家。眼前一糊，腳都軟了，差點跌坐到地上，一家三口面面相覷。

正當徐世豐舉步維艱、欲哭無淚時，眼尖的女兒興奮地大喊一聲，便衝了過去，絕望中似乎露出了一線曙光。徐世豐急步跟去，證實了鋪在三合院中央的正是草席，而且從週邊散置的物品判斷，還有人睡過的痕跡。徐世豐感謝上

天之餘，幾乎忍不住要跪下來親吻腳下的這一片土地，尤其是那張草席。

暫時鬆了一口氣，但一家人仍是提心吊膽地趕到了新社街上。終於，在新社街上他們找到正在協助救災的父母、兄弟及其他的家人。雖然他們表達感情的方式一向含蓄，但劫後餘生的狂喜，仍讓他們一家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，留下了喜悅的眼淚。一天當中悲喜交集，徐世豐說，一家人不同的心彷彿是在那一刻全掏了出來，重新融合成一顆更大的心，每個人都擁有了同一顆千錘百鍊的心。

### 跋山涉水 緊急救災

徐世豐的家人在沒有燈火、沒有外力協助下自己爬了出來，只受了些微不足道的皮肉外傷；但左右鄰居、親朋好友不是罹難，就是還困在瓦礫堆中。慶

幸自家人倖免於難之餘，更堅定他們救災的決心，只要還有生命跡象，就不放棄！徐世豐立刻捲起袖子，加入了救災的行列。

然而，很快地，他發現大家都只能乾著急；因為地震時摧枯拉朽的鋼筋水泥，對手無寸鐵的他們而言，此時無異於銅牆鐵壁。可用的大型機具進不來，他們只好運用從廢墟中挖出的鏟子、圓鋸等工具，仍如同螻蟻撼樹般；又不能硬拉露在外面的身體，因為稍微使勁拉動，就可能反使困在斷垣殘壁中的親朋好友斷手斷腳。連迅速前往救災的阿兵哥都束手無措，不是他們見死不救，實在是不能救，也沒辦法救！

眼見自己赤手空拳留在災區現場無濟於事，他安頓好妻女後，當機立斷，立刻回台北發動熟識的同學、同事及親朋好友提供救援設備，送到災區搶救生命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後來，他見所有送到災區的救援物資都不得其門而入，不是塞在路上，就是被政府單位堆在倉庫，再不然就是不知道怎麼進入偏遠地區送到災民手中，所有的管道都打了無數的結，供需極度無法配合。而賑災物資及資源只要進入行政系統，要再分配出來就極不容易。

他衡量局勢，要將物資送到偏遠災區的第一現場，勢必要像他這樣在災區土生土長，對所有道路熟門熟路的人才做得到，這是他義不容辭的天職，務必盡自己的力量，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後來，他決定採取社區對社區、學校對學校，直接認養的務實作法。由於他們夫妻倆都服務於教育界，且他自己年輕時在家鄉服務多年才到台北，於是他充分運用人脈，請災區學校學生立即將所需的學用品項目及數量開出來，再於台北發動熟識的學校認養；利用所有的課餘時間，在同事協助及見證下，租車子逐校逐戶去發送物資。數月下來，總計認養了五、六所偏遠學校，而一般救災單位較少到達的和平、百由、達觀等部

落，也都有他們的足跡。

### 脫離常軌的心靈衝擊

「應該是我自己的生命功力不夠吧！」由地震次日看到荒涼如世界末日降臨的災區，到親自參與救災與賑災，徐世豐到過媒體及官方聚集的災區，也到過沒人關心的地方，看盡了形形色色的人，也經歷了各式各樣的事，他只是默默地投於災區。然而，等到賑災工作結束，回到台北的生活常軌後，他卻發現，自己在整個過程中，看到太多人性的黑暗面與光明面，看得越清楚就越痛苦，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被顛覆得太厲害，午夜夢迴，內心受到的創傷與衝擊一件件在他的內心底層發酵，所有的折磨竟至他無法承擔的程度，而不得求助於心

TZU CHENG FOUNDATION

理醫師。

首先，是他看到許多無辜的生命，由於上下各階層，由中央、軍方、地方到學校、社會、個人，從中樞到末梢神經對生命及救災工作的麻痺，而在他眼前流逝。

他舉例說，新社鄉附近就有一個軍方的輕航空隊，當地方上挖出重傷的傷患，在交通、電訊完全中斷的情形下，不得不請求該部隊支援，以運送到災區以外的醫院急救時，竟遭到無情的拒絕，理由是「沒有上級的命令」。由於指揮系統的不同，鄉長與部隊的指揮官互相指責，幾近發生衝突。後來，終於看到飛機起飛了，卻是一趟趟飛往埔里、南投等媒體集中的災區。

### 令人敬重的老人家

TZU CHI FOUNDATION

災後有太多擁有社會地位及社會成就的人，對政府對社會甚至對救援團體發出不滿與抱怨；也有許多背負全家家計，房子倒了，還得償還貸款，需得全部從零開始的中年人精神崩潰。但在鄉下地方，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偏遠地區，災民們的三合院當初都是自己挑砂石、運磚瓦，耗費滴滴血汗親手蓋起來的，房子就等於是他們的靈魂，跟城市中由建商建蓋、只要有錢就可以擁有的高樓大廈，感情完全不同。但他們卻可以回歸到一無所有的狀態，重新調整步伐後，步上人生軌道立即出發。

尤其是那些經歷過戰亂一輩子，被地震徹底摧毀過兩次的老人家，那對生命的豁達與謙卑，更是令徐世豐敬佩有加，並致上最崇高的敬意。六十年前他們也是跑出屋子，抱住屋前或屋後的大樹度過大地震。房子震垮了，他們幕天席地、胼手胝足地重建；守望相助的精神，使他們的感情更密切。九二一震後兩三天，那些劫後重生的老人家互相尋訪；在大難後的喜悅中，互相調侃對

方的走運及長命，也互相安慰，不怨天不尤人。年輕人原來擔心他們受不了第二次的毀滅，沒想到他們反而徹底看開，一起散步訪友，甚至乾脆組織起老人歌唱會，苦中作樂，以免讓下一代煩惱。

當徐世豐載著賑災品到社區去發放時，有些年輕人未等車子停妥就搶著翻找物品、搶名牌，其它的東西這個不要、那個不要，簡直把賑災品當成無限制供應的量販店；相反地，老人們無論是什麼東西送到手邊，總是千恩萬謝，並對排除萬難送貨上山的年輕人心存感謝；餘震過後，還把帳棚、睡袋洗淨摺好，想辦法還給徐世豐他們，請他們拿去給需要的人用。他們的修養及年高德，提供了另一種人性的思考方向，令徐世豐心嚮往之。

## 災後的種種問題

九二一已經過了一年，災區的重建工作卻千頭萬緒、治絲益棼。社會及媒體的焦點都集中在硬體的重建、土石流的解決等看得到的硬體部分，徐世豐卻認為，文化等軟體的復建同樣重要。如社區內倫理道德需要重整；在大難時，人們如何面對人世的悲歡離合；生命教育如何學習等人文的重組問題，卻極少人重視，媒體也很少報導。

人性的原形是很殘酷的，災區文化及災變時人們的行為，如今都在災區的社會中發酵，有極光明的正面影響，但也產生了另一波負面的互動；如當初因救災團體供應素食、葷食的問題而起的爭執，因不同信仰而引發祭拜儀式不同所起的糾紛。再如，震災之初數量龐大的死者，因台灣人對亡者慎終追遠的傳統，需要大量民間道士來祭悼亡魂時，適才入門的徒弟都成了師父還無法應付趕場；喪家為爭奪道士而結下的怨仇，都未化解；而許多大家庭由於原來供奉

祖先牌位的廟堂倒塌，家族間爲了後續問題而分成好幾派，鬧得非常不愉快，甚至反目成仇的事件也所在多有。

又如少數人在災變之初爭奪資源，不顧其他災戶所需而屯積物資者，如今都被唾棄與不齒。而有些不願爲少數假災民在申請災戶證明時作保的人，因而被仇恨、誣陷，災區老人家稱爲「沾到牛屎」的倒楣鬼，也不勝其數。

最麻煩與棘手的，就是土地變動的糾紛。依照老人家經歷的歲月及經驗所見，餘震、土石流及地層滑動都還會持續很久，政府也無能爲力；而地籍重測部分，大面積的問題可以解決，但細部方面，即使在圖上畫一條，筆的粗細就可能導致二十公尺的差距。同樣的紛爭在六十年前就曾經發生，迄今都沒解決，新的災變又發生了。家計過得去的可以放著，不急著去復耕；但靠田產過活者，新仇加舊恨，其中的複雜糾葛就不是能輕易解決的了！

## 建立危機意識的迫切

「苦難是無法比較的！」徐世豐以前一位同事住在東勢，被壓在倒塌的房子裡一天一夜，被救出來時幾乎崩潰了。當他知道妻子家人都葬身在混泥土堆裏時，更是痛不欲生；迄今賭物思情還悲傷得要發瘋，因此而意志消沉，自暴自棄。當同事們安慰他，請他不要懷憂喪志時，他悲憤地回了一句：「受災受難的，又不是你！」的確，因為缺乏人文修養，也沒有生命的教育，我們的社會與民衆對災區的反應，在深受錐心之痛的災民看來，都像在看電影、電視，甚至看戲；因此，未能由大地震的苦難中學得教訓，神經依舊麻痹。八掌溪事件會發生根本是不足怪的，因為整個公共教育體系本身就是麻痹的。

因此，當災民想盡辦法要把子女往外送時，徐世豐反而把女兒送回災區去



學習成長，親眼看看什麼叫悲劇，體會真正的苦難。

雖然不知心理醫師需看到什麼時候，但在災區所有的親身體會已經成了徐世豐最重要的教材。他說，活了大半輩子，如今他才真正明白什麼叫做「板蕩識忠貞」、「歲寒知松柏」，常勸學生要學習由微觀中看大局，尤其要有強烈的危機意識。賑災初期，連領一塊麵包都要身分證，許多中年人都是因為地籍資料、權狀都在地震中失去，震後又發生火災，雪上加霜而造成心理不平衡；因此，平時一定要有準備逃難包的習慣，並常常檢查更新必備物品，以免要用的時派不上用場，造成二度傷害。「即使自己用不到，說不定還可以救到別人呢！」